



後村居士集卷第五十

行狀

宋資政殿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真公

行狀

曾祖齊贈太子少保

妣陳氏贈咸寧郡夫人

祖京贈太子少傅

妣周氏贈始興郡夫人

父嵩贈太子少師

妣吳氏贈縉雲郡夫人

公諱德秀字希圻浦城縣遷陽錫人鎮四歲受

書立成誦入小學夜歸嘗寘書枕旁燈膏所

熏帳皆墨色羣兒休沐聚戲公并取其書卷

兼熟之矣官師薨吳夫人力貧躬織經持家

公得一意於學弱冠再貢于鄉擢慶元己未

乙科調南劍州判官收攷職業不以高第勝

疏自居中開禧乙丑博學宏詞科閩帥蕭尚

書達羅致幕下丞相自強家盛暑訟人索傲

金

公判其牘曰丞相方憂邊思職顧屑屑及此

乎時金華李公誠之莆田陳公宓皆仕于福

唐公與游甚懽踰歲以太學正召嘉定改元

遷博士為禮部點檢試卷樓鑰倪公思方典

舉獨異待公樓公書告以文獻之傳且許其

致遠倪公為言立朝行己本末甚詳公終身

佩服翰對言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不可示

人以易窺增弊函首虜將闕我又言慶元以

來柄臣顛制立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

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利祿靡然從之以慷慨敢言為賣直以清修自好為不情流弊之極至於北伐舉朝趨而和爭之者不數人今既更化當先破尚同之習召試學士院奏篇言古今之變非兵財之足慮而國勢人心之可憂宜防近習用事杜小人復進以維持國勢極極淮民流徙以係屬人心除祕書省正字為御試編排官兼玉牒檢討官遷校書郎輪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蝗蝻之異因條

上四說漢初元延光間暴風翼奉以為左右邪臣史臣以為親讒曲直不分之驗今名雖好忠實則喜佞災異所緣而起也陰氣之精凝而為雹劉向以為陰脅陽孔彥季以為陰乘陽之應今一二詔旨或從中出致異之原其或在是熒惑南方為禮為規視禮虧視夫則罰見意者事幾未盡察邪正未盡知乎春秋威公五年螽漢光和无年蝗說者以為貪虐取民蔡邕以為貪苛所致意者賦吏尚多苞

道未戢乎兼沂王府教授每因誦說迪以正
理兼學士院推直遷秘書郎輪對言近畿州
縣水災以類求之內而女謁近習外而夷狄
盜賊陰盛陽微之證更化未幾俊賢者書引
去相踵善良之士寢不自安寇燄未張不早
撲滅及其披猖乃草薶而禽獮之世豈有斃
千萬人於干戈而天不為之變者惟開公道
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
以挫群盜方張之銳又言天下有不可泯沒

之理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昔雖甚無
道之君世能使公議不行于天下不能使公
議不存於人心侂冑用事能顛倒是非於一
時終不免為世大傑何者公議天道也侂冑
違之則違天矣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
則人佐之天助之遷著作佐郎始公登朝同
進有相暮者每讒公以諂時相獲驟遷公恬
然無競其人後為時相所厭將除公言職路使
伏羸服公力辭不就劉尚書燭圍而歎伏曰

苴未戢乎兼沂王府教授每因誦說迪以正
理兼學士院推直遷秘書郎輪對言近畿州
縣水災以類求之內而女謁近習外而夷狄
盜賊陰盛陽微之證更化未幾俊賢者去引
去相踵善良之士寢不自安寇燄未張不早
撲滅及其披猖乃草薶而禽獮之世豈有斃
千萬人於干戈而天不為之變者惟開公道
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
以挫群盜方張之銳又言天下有不可泯沒

之理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昔雖甚無
道之君世能使公議不行于天下不能使公
議不存於人心侂胄用事能顛倒是非於一
時終不免為世大傑何者公議天道也侂胄
違之則違天矣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
則人佐之天助之遷著作佐郎始公登朝同
進有相甚者每讒公以諂時相獲驟遷公恬
然無競其人後為時相所厭將除公言路使
逐去之公力辭不就劉尚書燭圍而歎伏曰

不過遲作從官十年爾兼禮部郎官輪對言
星變修德行政者本也禮禳祈請者末也間
者內廷屢歲醮事舉末遺本未足格天又言
金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為中國憂者二萬一
此虜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則憂不在敵
而在我設或外夷得志邀我夾攻豪傑四起
奉我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覲
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開境自守彼方
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為謀尤非易事議者多

謂夷狄之衰乃中國之利抑不思五單于之
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驚燕言反為蕭
梁之害何耶時余公噪奉使至涿州以燕城
被圍約回始知金人有韃靼之擾除軍器少
監陞樞直學士院輪對言雷雨損動太廟鴟
吻而避朝損膳僅舉故事然猶歷旬浹而後
行甫信宿而遽已以此動人猶且不可况於
天乎除起居舍人戚畹進封王爵公適當制
廟堂諭意令及去凶之事公不從而以建儲

為中宮功故均慶后族且有重為異渥夏掩
前聞之語既告庭復草奏曰漢世賢戚無出
樊宏陰興右者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
終興亦云富貴有極人當知止二人之言外
族所當鑒也許侍郎奕時兼瑣闥遂援夏掩
前聞一語以為詞臣之筆如此是本朝前此
所無也許公竟以此去戚畹以公名重屢對
客願一識面公正色拒之直前奏事言自頃
詞臣論事不從脫去蔡勿學以詞臣論事

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人之常情
易媮難免彼見數人者非能大有矯拂已皆
不容故寧默默以自全不肯說說以賈禍侍
從之臣未聞以有己見求對者集議則閣筆
相視不措一詞暗嘿如此豈國之福又言陞
下延納群臣有禮然咨訪罕聞玉音記注所
書寂寥無從臣願祈朝賜對時出聖訓又言
古者大事謀及庶人而楮幣盜鈔更張獨決
於廟謨又言唐憲宗以忠直用李藩以循默

為中宮功故均慶后族且有童為異渥夏掩
前聞之語既告庭復草奏曰漢世賢戚無出
樊宏陰興右者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
終興亦云富貴有極人當知止二人之言外
族所當鑒也許侍郎奕時兼瑣闥遂授夏掩
前聞一語以為詞臣之筆如此是本朝前此
所無也許公竟以此去戚畹以公名重屢對
客願一識面公正色拒之直前奏事言自項
傳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
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人之常情
易媮難免彼見數人者非能大有矯拂已皆
不容故寧默默以自全不肯說說以賈禍侍
從之臣未聞以有己見求對者集議則閣筆
相視不措一詞暗嘿如此豈國之福又言陞
下廷納群臣有禮然咨訪罕聞玉音記注所
書寂寥無幾臣願祈朝賜對時出聖訓又言
古者大事謀及庶人而楮幣盜鈔更張獨決
於廟謨又言唐憲宗以忠直用李藩以循默

去鄭綱明主所當法也當時宰臣裴均尤獎
盡言拾遺獨孤郁等因遷致謝均獨責嚴休
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休復大慙大
臣所當法也又言新楮初行雖有違令估籍
之文然當籍者必聞于朝以俟報可毋得專
行今州縣奉行過當有一夫坐罪而併籍昆
弟之財有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
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以產高下配民藏
楮皆出於朝廷約束之外臣聞人也所謂家
產滿千錢藏券五十閏中之新令也夫產滿
千錢田僅百畝安有餘貲可以市券徃徃鬻
田宅以應令凡若此類宜悉蠲罷兼太常少
卿直前奏事言北虜垂亡此天命離合之機
國家多事之始必也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
命為心劉向有言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
國危臣謂不然祥多而特未必不危異衆而
戒未必不安今歲以來二月飛六^雲月積陰地
震水涌妖星墮流而况重以震霆之異昔景

祐五年雷發孟春下詔求言陛下自視何如
仁宗冬雷之警甚於春孟而求言之詔未盼
宜思所以通下情召和氣者此祈天永命之
一事也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立國
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
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社稷長遠賴此而已
陛下聖德謙冲未嘗輕改成憲切慮或者患
國勢未強而欲振以威刑患賅用未豐而欲
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

深有一於茲皆伐國之斧戕蠹民之螟螣也
惟陛下察截截之論言守閔閔之家法此祈
天永命之二事也唐制非叛逆不籍其家今
閭巷小民小有誑誤輒沒其貲群情囂囂不
聊賴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而斃強者至
斂剝刃守臣以自快宜思所以收人心解天
意者此祈天永命之三事也安富恤貧王者
之政而郡縣徃徃疾視富民多方破壞不盡
不止有餘之家窘於科斂摧於告訐皆蒿然

并嘉作井

祐五年雷發孟春下詔求言陛下自視何如
仁宗冬雷之警言甚於春孟而求言之詔未盼
宜思所以通下情召和氣者此祈天永命之
一事也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立國
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
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社稷長遠賴此而已
陛下聖德謙冲未嘗輕改成憲切慮或者患
國勢未強而欲振以威刑患財賅用未豐而欲
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

深有一於茲皆伐國之斧戕蠹民之螟螣也
惟陛下察截截之論言守閤閤之家法此祈
天永命之二事也唐制非叛逆不籍其家今
閤巷小民小有誑誤輒沒其貲群情囂囂不
自聊賴弱者至父子相隨赴并而斃強者至
歛剝刃守臣以自快宜思所以收人心解天
意者此祈天永命之三事也安富恤貧王者
之政而郡縣徃徃疾視富民多方破壞不盡
不止有餘之家窘於科斂摧於告訐皆蒿然

有不自存之態。賒貸路窮，貧民益困，願霽然
下詔戒飭。有司此祈天永命之四事也。藝祖
立奏案之法，以革藩侯之專殺。范祖禹謂國
家以仁繼仁，哀矜于民，率用中典，為百三十
年太平之本。陛下仁怒同符，祖宗臣所欲將
順者三：一自今非重辟毋輕下大理，二寺官
宜參用儒者，三酌情處斷。所以重帥權，非列
城所得用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
所可行。宜制其萌，以杜藩鎮之禍。此祈天永

命之五事也。追命居住，賤古流放之刑，其在
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玩令間，或舉行舉
刺之官，或乖審謹，按劾來上，未盡至。公願詔
有司博參物論，論滌其可貸者。此祈天永命
之六事也。又言蜀居上流，為東南之首，宜預
蓄人材，以備緩急。時相國既久，言路偏置，私
人耆舊盡去。都司胡薛之徒，始用用事鈔法，
楮令既行，告訐繁興，吏民生新書抵罪者衆。
公首上是奏，直聲聲動朝野，立矯立數月，數紀

職當作識

職

之于冊

慨然

有為國

經理之

志嘗謂

顏造膝天下想聞其風采故老袁公燮柴公
中行及度僚之敢言者數人稍稍和之時相
始不樂都司尤切齒然籍沒之產以漸給還
士大夫停廢遷徙者亦稍稍牽復公發之也
時相惠公與左史李公壘數論事於是二公
俱出疆公為金國賀登位使從臣中有以公
親者留行者不聽至貽留兩月凡兩淮山川
險易士卒勇怯守將賢否邊民疾苦皆覽觀

苟得自見平地可使為至險曠土可使為良
田弱卒可使為精兵惜不及用也虜移文止
賀使還朝入對言邊事有深慮者三亟當為
者二欲移沿江列屯於兩淮而增募舟師以
扼江面繕城池樓櫓大修墾田之政又言金
鞬相持戰鬪離合不知其幾而音俱罔聞知
宜飭邊臣捐金募間時論方事苟安謂公張
皇乞補外不允直前奏事言女真徙汴我憂
方深自立之策無出於用忠賢修政事屈群

顏造膝天下想聞其風采故老袁公燮柴公
中行及度僚之敢言者數人稍稍和之時相
始不樂都司尤切齒然籍沒之產以漸給還
士大夫停廢遷徙者亦稍稍牽復公發之也
時相惠公與左史李公臺數論事於是二公
俱出疆公為金國賀登位使從臣中有以公
親者留行者不聽至貽留兩月凡兩淮山川
險易士卒勇怯守將賢否邊民疾苦皆覽觀
諏訪職之于冊慨然有為國經理之志嘗謂

苟得自見平地可使為至險曠土可使為良
田弱卒可使為精兵惜不及用也虜移文止
賀使還朝入對言邊事有深慮者三亟當為
者二欲移沿江列屯於兩淮而增募舟師以
扼江面繕城池樓櫓大修墾田之政又言金
鞬相持戰鬪離合不知其幾而音俱罔聞知
宜飭邊臣捐金募間時論方事苟安謂公張
皇乞補外不允直前奏事言女真徙汴我憂
方深自立之策無出於用忠賢修政事屈群

策收衆心而已今濟濟周行號為多士然意
見小異已成枘鑿議論小激目以譎張夫平
居工文墨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
正色折姦崩立談斷大事則又非小有才者
所能辨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為心合天下正
人以自助南渡駐蹕何異越樓會藉而秦檜
乃以議和粉飾太平士大夫羨于錢塘湖山
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難此檜之
罪所為上通于天而不可贖也今危撓交急

不同當時宜罷不急之營繕略常程之細務
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尋漢有邊鄙大
疑必使群臣雜議熙寧議地界建炎議防秋
或訪舊弼或令侍從臺諫各利害今虜從而
南宜詔有位皆得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按為
定論國之元氣在於人心宜選循吏革虛政
以收百姓之心拔用荆淮嘗立功之人以取
豪傑之心蠲科調以收邊氓之心雅恩信以
收中原遺黎之心所謂自立之本也昔李綱

建議欲保江南當葺理淮襄為家計孔明駐
漢中陸遜守荆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願
於近臣中擇二人於荆淮達建立幕府如吳蜀
任二臣故事所謂自立之具也又言虜必邀
歲幣臣竊以為不可與上曰不當與未幾對
境果來索從臣劉燾李珣皆至不與上曰真
某之論亦然時相方以爵祿籠天下士至有
聲望舊人折節營進姪為所薄公慨然謂劉
公燾曰吾徒須汲汲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

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郡時相曰禁涂在通
胡為去也公荅曰老親生長田間但知太守
之樂不知從官之榮除祕閣修撰江東轉運
副使時山東亂離朝廷猶與女真通聘而士
大夫多言五福在吳公朝辭論國耻不可忘
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
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金陵旱蝗留守適卧
病乞蠲閣二稅大講荒政約常平使者李公
洵子公至自沔陽合詞乞分所部九

建議欲保江南當葺理淮襄為家計孔明駐
漢中陸遜守荆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願
於近臣中擇二人於荆淮建達立幕府如吳蜀
任二臣故事所謂自立之具也又言虜必邀
歲幣臣竊以為不可與上曰不當與未幾對
境果來索從臣劉燾李珣皆至不與上曰真
某之論亦然時相方以爵祿籠天下士至有
聲望舊人折節營進為所薄公慨然謂劉
公燾曰吾徒頃汲汲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
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郡時相曰禁涂在通
胡為去也公荅曰老親生長田間但知太守
之樂不知從官之榮除祕閣修撰江東轉運
副使時山東亂離朝廷猶與女真通聘而士
大夫多言五福在吳公朝辭論國耻不可忘
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
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金陵旱蝗留守適卧
病乞蠲閣二稅大講荒政約常平使者李公道
傳共議李公至自沔陽合詞乞分所部九

譙下疑鄉卿字

司公自領太平廣德李公宣池徵譙

提刑令憲南康饒信而達建康以屬帥會留守

及總餉攝事公力從吏史之於是建康奉行如

列城分畫既定通選一路僚屬籍人戶為五

等甲乙出米丙自食丁糴而戊濟之朝廷指

米數十萬石守令以使者切於為民躬履阡

陌家至戶到父老歎息以為劉樞密荒政之

後所未見也公素與李公志同道合謂譙鄉

可與為善雖南康三郡區畫精密不逮然所

及亦不少惟金陵甫講行新留守至竟不發

粟而總餉自賑城中戶口焉時廣德旱最甚

公再至其郡請以撥到百萬倉米萬石拯一

郡之民且易糴為濟未報公與守臣魏峴議

以便宜發廩委教官林庠賑給而別疏待罪

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公指道傍叢塚泣

謝曰此皆嘉定辛未餓死者微公我輩相隨

吏怨史此矣黃池民旅訟鎮官吏彌迫倚勢不法

公令尋醫而去當涂郡更創大斛廢司農斛

郡委三司公自領太平廣德李公宣池徵譙
提刑令憲南康饒信而達^建康以屬帥會留守
後總餉攝事公力從吏^史之於是建康奉行如
列城分畫既定通選一路僚屬籍人戶為五
等甲乙出米丙自食丁糴而戊濟之朝廷捐
米數十萬石守令以使者切於為民躬履阡
陌家至戶到父老歎息以為劉樞密荒政之
後所未見也公素與李公志同道合謂譙鄉
可與為善雖南康三郡昆畫精密不逮然所
及亦不少惟金陵甫講行新留守至竟不發
粟而總餉自賑城中戶口焉時廣德旱最甚
公再至其郡請以撥到百萬倉米萬石拯一
郡之民且易糴為濟未報公與守臣魏峴議
以便宜發廩委教官林庠賑給而別疏待罪
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公指道傍叢塚泣
謝曰此皆嘉定辛未餓死者微公我輩相隨
入此矣黃池民旅訟鎮官吏彌迫倚勢不法
公令尋醫而去當涂郡更創大斛廢司農斛

刻畫作初

乎國守張忠恕規匿賑濟米公兩刻之

忠恕罷代以陳廣壽公言宣民遭前守之虐

自李道傳承方有生意今忠恕甫去廣壽實

來所謂逐虎逢狼也廣受之命遂寢雖公不

容於朝猶以忠實懇惻為時相所重雖積忤

未至疏斥惟都司數人目為迂儒試以事必

敗及至江東益有民譽小人無售其咏遂有

早傷本輕監司好名振澹太優之語時相不

能無惑自此申請遂落落矣魏峴始與共發

王章作上為都司所嫉劾罷林庠以撼公公主章

自明朝廷悟與峴宮觀庠幹官都司怒無所

洩徑從省中奏罷徽守詹阜民以撼李公道

傳而李召還矣江東二年凡下車例冊及臺

後日疑誕日之餽以至太夫人設日諸司所奉壽

禮皆不入私橐專儲之以助賑施公雖在外

援歐陽修自禁林出漕河北上疏論兵故事

附奏言女真叛遼在政和之四年其滅遼也

振澹

皆古

注

振澹
皆古
字依

斗不用公索而毀之新徽守林琰為臺諫無
廉聲寧國守張忠恕規匿賑濟米公兩刻之
忠恕罷代以陳廣壽公言宣民遭前守之虐
自李道傳承方有生意今忠恕甫去廣壽實
來所謂逐虎逢狼也廣受之命遂寢雖公不
容於朝猶以忠實懇惻為時相所重雖積忤
未至疏斥惟都司數人目為迂儒試以事必
敗及至江東益有民譽小人無售其咏遂有
早傷本輕監司好名振澹太優之語時相不

能無惑自此申請遂落落矣魏峴始與共發
廩俄為都司所嫉劾罷林庠以撼公公主章
自明朝廷悟與峴宮觀庠幹官都司怒無所
洩徑從省中奏罷徽守詹阜民以撼李公道
傳而李召還矣江東二年凡下車例冊及臺
間戎司之餽以至太夫人設日諸司所奉壽
禮皆不入私橐專儲之以助賑施公雖在外
援歐陽修自禁林出漕河北上疏論矣故事
附奏言女真叛遼在政和之四年其滅遼也

在宣和之七年今天下之勢無以異於政宣
之時臣嘗論政宣致禍其失有十京黼黻上
心一也貫休壞軍政二也簡忽天變三也以
言為諱論水災者貶諫花石者屏斥四也
老成鴻碩不以姦黨廢即以邪等斥五也臺
省館殿非奴事奄尹即翼附權臣之人六也
是臣掩覆寇至不知七也改鹽鈔法科免夫
輕十也陛下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群

恆書作侮

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臣恐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昔又三數年來謀國者不惟長算
遂有三誤厚既播越猶使吾宋臣子拜犬羊
於祖宗殿廷之下一也歲幣不遣是矣然不
正其詞而諉曰漕渠乾二也上流制閩榜拒
流民來者勦殺西州摠戎戍程彥暉一家於
黑谷山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靈氣燄
索然矣誤於前者不可悔應於後者猶可為
願朝廷無再誤而已昔孫氏典午氏皆能以

在宣和之七年今天下之勢無以異於政宣
之時臣嘗論政宣致禍其失有十京黼黻上
心一也貫休壞軍政二也簡忽天變三也以
言為諱論水災者貶諫花石者屏斥四也
老成鴻碩不以姦黨廢即以邪等斥五也臺
省館殿非奴事奄尹即翼附權臣之人六也
邊臣掩覆寇至不知七也改鹽鈔法科免夫
錢八也閣腐董師九也徇女真之欲召悔取
輕十也陛下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群

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臣恐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昔又三數年來謀國者不惟長算
遂有三誤厚既播越猶使吾宋臣子拜犬羊
於祖宗殿廷之下一也歲幣不遣是矣然不
正其詞而諉曰漕渠乾二也上流制閩榜拒
流民來者勦殺西州摠戎戕程彥暉一家於
黑谷山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靈氣燄
索然矣誤於前者不可悔應於後者猶可為
願朝廷無再誤而已昔孫氏典午氏皆能以

江表自立國家帶申甲百萬江漢為池豈下吳
晉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
多一聞赤白囊至相顧失色不知所為少定
則又恬然矣恬國家平時尊寵士大夫一旦有
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
所大懼也時議以西掖召還都司尤忌公者
密洩其語以相鈎致公曰某雖不肯決不由
匪人以進乃上此奏除右文殿修撰知泉州
郡以番舶為命然商人畏重征苦官吏和買

至者絕少公鑄稅額戒官吏毋得買一物雖
諸臺委俸屬市物必申州始得奉行是年舶
至者十有八明年二十有四又明年三十有
六征稅之入遂及紹熙舊額秋苗令民執槩槩
兩造示姓名使自詣然惟王公十朋與公能
行之海賊王子清趙卽以十八艘橫行巨浸
劫晉江縣圍頭灣距州僅百餘里公調左翼
軍捕逐撥發官王太壽力戰無援與隊將秦
淮等六人死之公為文以祭且請贈典於朝

淘下
字脫洋

出宿中和堂討賊彌厲或言沿江諸港澳民
兵可用而同安管下烈嶼其尤也公議選官
勸諭寓客寶謨儲公用自請行得民兵四百
舟三十二與官軍犄角併授之簿候處厚曰
官民一体有功並論逐賊首六趙即者在焉
子清逸去誅群賊于教場設王大壽位令其
子剖心以祭磔者三人殊死者二十餘人脅
從者破械縱去趙即自稱直徽猷閣子游孫
希邵也斃于獄子清尋為台州杜門巡檢所

禽詔以賊平增一秩公委僚屬徧行海濱審
視形勢創修沿海諸砦增砦諸砦水軍復水
教定巡邏地分後皆可行左翼軍受守臣節
制公所請也時相生日四方爭獻珍異公大
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十二字以
餉且將以書曰丞相勤身輔政而中外之心
未孚屈已受言而士大夫之情猶不能以自
竭願因某之言考武侯之為勉其未至則功
業日盛福祿日隆不報泉多大家或席貴勢

患苦閭里公嚴繩其僕而雅責其主皆媿之
而不敢怨始至郡之先達有田訟問公語自
慊焚其契不復爭魯公從龍貽書寓里曰此
人視宰執如小兒宜謹避之傳公伯成方退
居公每詣之必移日虚心問政受其規戒傳
公亦以世道期之除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
江西安撫前政積寬稍矯以嚴尤留意軍政
事可為十一郡長久之利一令屬城各倣豫

遠疑仍依元本作遠

血賊內憂皆不可忽遂條五

章於禁軍內團結其強壯者別為營且乞推
行之於八路二抽江州水軍行船十之三分
屯興國之富沈等處抽鄂州水軍十之三屯
五昌縣三繕豫章城四總管鈴轄關於統制
中選差州鈐將副則取諸統領以下之知兵
者五通廣鹽於贛南安以弭汀贛鹽子之害
厲崇蒙未上以吳夫人憂去官明年斬苗矢守
陞武昌縣為壽昌軍其後盜起南安延蔓三
道竭國力討之數載始平人乃伏公先見公

患苦閭里公嚴繩其僕而雅責其主皆媿之
而不敢怨始至郡之先達有田訟問公語自
慊焚其契不復爭曾公從龍貽書寓里曰此
人視宰執如小兒宜謹避之傳公伯成方退
居公每詣之必移日虛心問政受其規戒傳
公亦以世道期之除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
江西安撫前政積寬稍矯以嚴尤留意軍政
嘗謂夷狄外患盜賊內憂皆不可忽遂條五
事可為十一郡長久之利一令屬城各倣豫

章於禁軍由團結其強壯者別為營且乞推
行之於八路二抽江州水軍行船十之三分
屯興國之富沈等處抽鄂州水軍十之三屯
五昌縣三繕豫章城四總管鈴轄關於統制
中選差州鈐將副則取諸統領以下之知兵
者五通廣鹽於贛南安以弭汀贛鹽子之害
厲崇蒙未上以吳夫人憂去官明年斬苗失守
陞武昌縣為壽昌軍其後盜起南安延蔓三
道竭國力討之數載始平人乃伏公先見公

嘗言所歷諸鎮惟江西惠利未有大及吾民
若有遺恨蓋開府僅數月云公性篤孝吳夫
人嘗疾病公祈天而愈醮謝之詞有曰願損
臣等以延母齡爐熏之爐盡未銷囊粟之功已
應其除泉守也告詞以蔡忠惠公棄便親為
比公至郡刻蔡公上壽儀于石歲時率家人
奉觴為壽如其儀州民有母年百者為立壽
母坊及執喪毀瘠柴立侍妾盡遣去給事左
右惟老兵蒼頭飲量雀無筭自此終身飲不

過孺口服闋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
撫使再辭不允辭次對又不允赴鎮詔賜金
帶以廉仁公勤四字事勵其僚以周元公胡
文定公父子朱張二先生學術源流勉其士
長沙自南渡初民自醞酒而稅於官其法簡
便至劉公珙討郴寇增親兵始量從官賣稍
分醞戶之利辛帥弃疾創飛虎一軍博求利
源奏改為榷酤給事中南芮公輝持不可而寢
至趙帥善恭又榷烏曹公彥約修復舊法至

安撫密丙又權焉公奏自彥約行稅法每歲
淨息率不下八萬餘緡視昔之權無大相過
而不和糴不抑配不搜捕薪水之費官吏之
給皆十去其七而一定之息踵門而至何憚
不為詔可其奏潭人歡呼舊例秋苗斛面外
有所謂捧撮^米者日增月益前帥定增為一
斗既增而捧撮如故每三撮取七升公併革
去之朝廷歲降度牒和糴州配之縣配之民
率三四戶受一牒昂其價以市米每斛比市

直僅四之三公乞免降度牒不許則遣人化負
於都城而自任其折閱所糴纔十一會米貴
遽以止它米補數明年奏請罷糴歲春夏郡
民艱食竭公家之力振贍既而曰此淺惠耳
郡有折糶錢本正苗也後折錢佐郡用闕米
則輸本色合正耗五萬餘石公別貯之名惠
民倉歲七出糴倣張公詠成都之法什伍其
民以相保受有麗於罪毀券任糴保受同之
因養富教魏公了翁記焉又以樽節錢易穀

于總所得八萬石益以它穀為九萬五千石
散于十二縣置社倉百所其歛散息耗之法
一依朱文公所立條約且上其事朝廷皆從
之著為令又創慈幼倉立兩儀阡教諸軍習
射月再按試前帥以官錢付親兵回易又撥
東西兩莊令軍中自佃公捐其租息凡營中
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若娶者給散有差定
王臺據一郡最高處向時元夕帥漕張飲其
上諸營家揭一燈竿杪燦若萬星數夕乃止

與茲丹罷之置贍軍與庫知壽昌軍朱橐建請
飛虎軍永成壽昌且欲併致其家口公力爭
之朝廷不能奪江華縣賊蘇師軍去州十里
殺人巢穴接賀州公檄廣西共討平之武岡
守司馬遵不得軍情卒蔣宗等倡亂公劾去
遵使僉判葉莫攝郡事授以方略亂卒伏誅
今上登極召赴行在未至除中書舍人兼侍
讀改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修國史實錄
院修撰辭免不允以寶慶初元正旦發長沙

于總所得八萬石益以它穀為九萬五千石
散于十二縣置社倉百所其歛散息耗之法
一依朱文公所立條約且上其事朝廷皆從
之著為令又創慈幼倉立兩儀阡教諸軍習
射月再按試前帥以官錢付親兵回易又撥
東西兩莊令軍中自佃公捐其租息凡營中
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若娶者給散有差定
王臺據一郡最高處向時元夕帥漕張飲其
上諸營家揭一燈竿杪燦若萬星數夕乃止
公榜罷之置贍軍與庫知壽昌軍朱橐建請
飛虎軍永成壽昌且欲併致其家口公力爭
之朝廷不能奪江華縣賊蘇師軍去州十里
殺人巢穴接賀州公檄廣西共討平之武岡
守司馬遵不得軍情卒蔣宗等倡亂公劾去
遵使僉判葉莫攝郡事授以方略亂卒伏誅
今上登極召赴行在未至除中書舍人兼侍
讀改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修國史實錄
院修撰辭免不允以寶慶初元正旦發長沙

過家乞郡不允給告一月六月辛丑入對上
迎勞曰久聞卿名名公奏三劄一修子道正
家道立君道略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
棟榦奠安民生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
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
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我朝
立國根本仁義我先正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
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天
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雲川
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討捕
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
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而行之雖
濟王未有子息然興滅繼絕在陛下耳上曰
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公奏陛下友愛之心
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善盡臣未敢
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
甚大抵人主當以三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
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上曰亦是一

時倉猝公奏此已往之咎臣所以言者欲陛下益進學修德以掩前失二乞收人心略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簡求西帥必取當時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志讎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雲川之獄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二圍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早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介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于朝以饋遺及門為耻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欲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節籍籍有讒

呵之令為讒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為殺
僂為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
此叔人心之四事也三言朝廷之上敏銳之
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著
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
蕃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
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錄願處
伯成簡於內祠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
地又奏華髮舊德之臣不獨人主賴其益朝

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或伯成簡皆年逾八
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因囊封進忠言又奏
長人之官拊字不聞叨憤日甚上曰如何無
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公奏此在陛下用舍
黜陟舍之間示人以意上又問卿曾見有何廉
吏以袁守趙筮夫對御筆擢筮夫直祕閣與
監司差遣公手劄謝上因言崔與之帥蜀楊
長孺帥閩皆有廉聲臣一時不能悉數以對
乞廣加訪咨始公在道猶未聞濟邸之計以

書達時相謂必有寡聞淺見之人托納忠除
患之說以誤朝廷者不可不致察時相既惡
聞其言至范村使左在史揚邁來見問所欲言
又遣所親諭以勿及即由之事公但唯泊
入國門民都人聚觀
疑一國門都聚觀
或入國都民人聚觀
加額益見忌矣辭

內制者四從之上移御清燕公因進讀奏此
高孝二祖儲神燕間之地也仰瞻楹桷俯視
堦墀當若二寶臨其上又言陛下前所居處
密迩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也今宮閣之
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
蠹蝕者上曰當察於微芒公奏惟學惟敬可
存養此心惟親近君子可維持此心蓋理欲
相為消長篤志於學則聖賢雖遠常若與之
從容游處天下之樂何以過此上曰朕在宮
中無它嗜好止是觀書又奏古者終喪不處
于內宜防微謹獨見先帝於羨墻向者日侍
慈明今其見有時宜益隆孝養又奏先帝視
朝常在卯辰之間臣侍螭陛二年實所親見

書達時相謂必有寡聞淺見之人托納忠除
患之說以誤朝廷者不可不致察時相既惡
聞其言至范村使左在史楊邁來見問所欲言
又遣所親諭以勿及甲申之事公但唯二洎
入國民都人聚觀皆以手加額益見忌矣辭
內制者四從之上移御清燕公因進讀奏此
高孝二祖儲神燕間之地也仰瞻楹桷俯視
堦墀當若二實臨其上又言陛下前所居處
密迩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也今宮閣之
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
蠹蝕者上曰當察於微芒公奏惟學惟敬可
存養此心惟親近君子可維持此心蓋理欲
相為消長篤志於學則聖賢雖遠常若與之
從容游處天下之樂何以過此上曰朕在宮
中無它嗜好止是觀書又奏古者終喪不處
于內宜防微謹獨見先帝於羨墻向者日侍
慈明今其見有時宜益隆孝養又奏先帝視
朝常在卯辰之間臣侍螭陛二年實所親見

陛下視朝差晚上皆嘉納讀寶訓睦親門至
涪陵公廷美卒具陳其所以然因奏太宗於
秦王矜憐憫惻曲盡其至陛下所當法又誦
太宗聖訓曰同氣之親不忍致於法又曰以
廷美之惡豈當如此但骨肉之情有所不忍
觀此則親親之恩不可以有罪廢上領之寧
考小祥詔群臣服純吉公爭于朝曰自漢文
短喪至我阜陵獨出宸獨斷衰服三年朝衣
朝冠皆以大布三代以下蓋未之有惜當時
輔臣禮官不能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
無窮之憾也作恨迨紹熙甲寅阜陵上賓從臣羅
點等建議乞令群臣於易月之後朝會治事
推用公服黑帶朔望時節朝臨奉慰皆衰服
行事大祥始除有詔從之侂冑務反慶元初
政光宗之喪復以小祥從吉以會要諸書者
之群臣禫除從吉舊制也後易以升祔紹興
易以小祥甲寅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其
制四變皆由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侂

曹變甲寅之制是自遠而之近自厚而之薄
可乎哉先帝臨御三十年恩同天地臣子號
慟泣血未足洩哀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
以魚鞵鞵不以文綉綉此於群臣何所損朝儀
何所妨即詔行在職事官候太祥從吉諸路
依已降行公既屢進鯁言上虛心開納時相
以其負人望有主眷屢誘怵以禍福使附已
公不為動乃與其黨謀逐公給舍王堅一作王盛章
繳駁濟邸贈典且請追議其罪公始杜門求

去殿中侍御史莫澤疏語稍見侵公自請絀
責章三上不允竟以澤疏除煥章閣待制提
舉玉隆宮辭不允以諫議大夫朱端常疏落
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疏降三官先是右
正言李知孝論公首唱邪說以其章鏤榜播
告天下迨成大請加竄責上曰仲尼不為已
甚時相雖怒不測公竟獲里居上保全之也
初從臣惟魏公了翁庶僚惟洪者考功治夔胡
評事夢昱與公議論同時相折簡言路曰禮

侍強辯不已洪魏和之胡尤無狀故論列交
上胡貶象臺公與洪公皆逐而魏公亦有靖
州之行矣公歸修西山讀書記以六經語孟
之言為王荀揚諸子附焉諸老先生之言為
解經而發者附本章之注甲記曰性命道德
之理學問知行之要凡二十有七卷乙記曰
人君為治之本人臣輔治之法凡二十有二
卷丙記曰經邦立國之制臨政治人之方其
書惟兵政一門先成丁記曰出處語默之道
辭受取舍之宜凡二卷公自退居究心此書
博覽精思手抄日數千言叢藁如山嘗謂門
人曰人君為治一門告君之書也以范唐鑑
為法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又曰它日得達乙
覽死無恨矣又曰吾兵政一門古無此書天
下方多事所以汲：緝成之又取周程以來
諸老先生之文摛其關於大体切於日用彙
次成編名諸老先生集略凡七十有八卷又
以後世文辭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集

錄春秋內外傳止唐元^元和長慶之文以明義

理切世用為主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有

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名文章正

宗凡二十餘卷盜起汀邵勢蔓延數郡公雖

閑居為倉漕二使者言于朝其後蕩平閩寇

本公謀起陳公之力也紹定辛卯慶壽恩復

寶謨閣待制玉隆祠明年除徽猷閣待制知

泉州再辭不允迎者塞洛陽橋深村百歲之

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公晚士民曰

太守去此十四五年雖泉山一草一木亦時

入思再叨郡寄衰病本不能出念泉人相愛

之深勉此來欲為此邦興利除害復還樂

土之舊而已謂官僚曰某前帥長沙嘗以廉

仁公勤勉同官今所當勉無出於此令屬邑

各以崇風教清獄行平賦稅禁苛擾四條揭

之坐右海寇犯境遣左翼軍將官員^具旺破走

之先是諸邑二稅或預借至六七年永春德

化二邑又燬於寇公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

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為或咎寬
恤太驟公謂民困如此拯之當如解倒懸吾
寧以一身代其苦不以此為悔也僚屬又鮮
能任事無細大必躬親之每據案決訟自卯
至申未已或勸畜養精神以當大任公謂郡
計凋弊無力惠此民僅有政乎訟理二事可
勉苟有不加意即為不治之州矣建炎初置
南外宗正司宗子僅二百餘人令漕司與本
州均任其責朝廷歲給祠牒五十助焉乾道

又益三十焉後屬籍日增漕司止按舊額餘不
復問祠牒亦不復給紹定末宗子至二千三
百餘人每歲錢米本州自備十四萬餘緡而
一司官屬與宗學養士尚不與焉公奏郡不
可為矣雖有材徒健之守智力無所施不過預
借重催或抑都保代輸或估籍無罪泉民憔
悴為日已久惟朝廷哀憐詔歲給祠牒六十
會故相死上始親政除顯謨閣待制知福州
福建安撫使明日詔歲賜泉州祠牒增四十

烏七宮宗子為佛事以祝聖壽時公喜曰溫陵庶幾可為矣以端平初元正月赴鎮戒屬部無濫刑橫歛無徇私黷貨毋通關節任胥吏州倉受輸斛取糜費錢三百公減去六之五罷市令司母得以官價市物革閩縣里正督賦之害建福興泉田郡貴糴乞回糴百萬倉米十五萬碩賑糴不俟報先發福州常平米均糴下三州劔州常平米糴建州民未及飢食已沛然及上可其奏運吳粟補之海偷比

橫^島嶼之民稟不自保預於險要增兵船給糧械^城屬隅總厥後黠酋相踵禽殄襄閩方與韃將攻滅蔡遣吏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公憂之封上曰自有載籍以來與夷狄共事者未嘗無禍而况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根本之弊立見臣之所甚懼也新元以來進退用捨多叶物情正涂方開善^類吐氣儻能持此以

烏七宮宗子為佛事以祝聖壽時公喜曰溫陵庶幾可為矣以端平初元正月赴鎮戒屬部無濫刑橫歛無徇私黷貨毋通關節任胥吏州倉受輸斛取糜費錢三百公減去六之五罷市令司毋得以官價市物革閩縣里正督賦之害建福興泉回郡貴糶乞回糶百萬倉米十五萬碩賑糶不俟報先發福州常平米均糶下三州劔州常平米糶建州民未及飢食已沛然及上可其奏運吳粟補之海偷比

歲從橫焉嶼之民稟不自保預於險要增兵船給糧械屬隅總厥後黠首相踵禽殄襄閩方與韃將攻滅蔡遣吏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公憂之封上曰自有載籍以來與夷狄共事者未嘗無禍而况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臣之所甚懼也新元以來進退用捨多叶物情正涂方開善類吐氣儻能持此以

堅忍守以兢畏姦聲亂色不汨清明倖臣懿
戚不竊威福廟堂常公而無私臺諫有直而
無枉則慶曆元祐之治指日可致若乃釋樂
之業而異難必之功聽可喜之言而忘立
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願陛下審之重
之母使臣竊知言之名四月除樞戶部尚書
與廟堂書曰此者一二言事官之除職者以
為四十年來所未有然正直之正不無矯拂
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
激其不平之憤則剛勁不如軟熟違忤不如
承順其意將有時而移矣可不懼哉昔趙中
令有顯樞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
有交結之謗三相勳德巍然曾不是而少損
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今天下熟不
知^承熙相用心其何訾議之有萬一草茅山野
語言之發或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又何
傷焉時諸賢已盡收召公尚留外服上見群
臣屢問安否而廟堂寄聲尤密公謝曰前帥

堅忍守以競競畏姦聲亂色不汨清明倖臣懿

戚不竊威威福廟堂常公而無私臺諫有直而

無枉則慶曆元祐之治指日可致若乃釋樂

成之業而冀難必之功聽可可喜之言而忘立

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願陛下審之重

之母使臣竊知言之名四月除樞戶部尚書

與廟堂書曰此者一二言事官之除職者以

為四十年來所未有然正直之士正不無矯拂

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

激其不平之憤則剛勁不如軟熟違忤不如

承順其意將有時而移矣可不懼哉昔趙中

令有顛樞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

有交結之謗三相勲德巍然曾不是而少損

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今天下熟不

知承承相用心其何嘗議之有萬一草茅山野

語言之發或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又何

傷焉時諸賢已盡收召公尚留外服上見群

臣屢問安否而廟堂寄聲尤密公謝曰前帥

半年而去郡計已費支吾若某又忽忽而去
此州益瘡痍矣士大夫行志奚分中外願假
歲月俾得展盡力辭不允丞相復書曰聞公
素發弘誓濟願物亟就道以副中外之望六月
發三山邦人競為綵旗以送自譙門至舟次
彌望數不絕公歷一節四麾治以教化為先
闢開貢闈增開學舍江東祠范忠宣公長沙新賈
傳廟晉醮王祠溫陵祠朱文公及林公攢誰蘓
公緘于學而絀其不當祠者三山迎聘耆儒
月臨講席所至必搜訪人物天下士鮮不及
門其所薦拔後為名公卿者不可勝數再辭
新命不允九月巳酉入對上曰卿去國十年
每切思賢時襄閩代去江淮出師取三京王
師果潰於洛陽退守泗州公奏三劄一言今
中原無生主政是上天鑒觀四方為民擇主之
時若能修德格天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
不然則天命將歸之它人臣向為先帝陳祈
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一

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
擲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其可不戒此
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視聽民心
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推臣之未_末貨賂_賄通行
誅求既廣民不堪命大盜相挺而起賴陛下
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窒_{多者}賄道而賄進
者尚存懲_{多者}賊吏而賊漏_{多者}江淮軍興調度騷然
宜戒郡邑培刻停邊閫科調此祈天永命之
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
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
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返其本天
意難測臣實憂之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
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臣
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
以迂闊塞下之備_{多者}孑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
由江入淮汴既久湮又頽陸運勞費甚於登
天二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

日措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非
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
收歛靠實為主又言今日事勢猶和扁繼庸
醫^醫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矣兢
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為

廩之難凜

向治惟群賢自相矛盾小人

得以乘之願平心商榷以前事為戒每奏上
輒稱善公言士大夫祖^祖于舊習上曰往革
面而未革心公乞選監司郡守上曰聞卿所

至視民如子公巽謝又言恢復名義甚正但
故相不曾做得工夫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

可見忠誠別疏進大學衍義^曰近世大儒朱

熹所為章句或問備矣臣不佞思所以羽翼

是書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

文武之為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

為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學亦莫

不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

辨人材審治体察人情者致知格物之要也

日措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非
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
收斂靠實為主又言今日事勢猶和扁繼庸
醫作壞之後一藥之誤誤代為庸醫受責矣兢
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為
國元祐中廩向治惟群賢自相矛盾小人
得以乘之願平心商榷以前事為戒每奏上
輒稱善公言士大夫祖祖于舊習上曰往革
面而未革心公乞選監司郡守上曰聞卿所
至視民如子公巽謝又言恢復名義甚正但
故相不曾做得工夫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
可見忠誠別疏進大學衍義曰近世大儒朱
熹所為章句或問備矣臣不佞佞思所以羽翼
是書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
文武之為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
為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學亦莫
不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
辨人材審治体察人情者致知格物之要也

改依鮑本

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

又次之以重謹言妃匹動正嚴威儀內治定者國本教威屬者

齊修身家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定者者修

身之要也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

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有發明之論者錄臣

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輒因召對以獻因奏

權臣之時欺罔成習講筵官亦然臣記一日

講易輒為奸言臣深不平欲闢之又恐紛爭

傷事體退而自咎若使程頤朱熹當此必與

之辨上愕然公奏陛下須做致知格物工夫

於天下義理無不通曉則姦罔之言自不敢

入進臣於是時便欲纂集此書上裨聖學緣去

國不果閑居八年方克成書上喜甚曰此書

便可進入衍義即乙記中人君為治一門以

唐鑑為法者上又問福建鹽法公奏此致寇

之本也福鹽溯流至劍郡郡又自邵溯流至汀

既雜且貴所以汀人每私販廣鹽以其自潮

梅來者頗近且潔白而廉故也販者千百為

群皆挾兵械官不能禁名曰益子實與盜無異臣叨閩帥深欲更張緣事屬漕司方與漕臣袁甫商榷而臣與甫皆召還遂不及為公自三山過家醮于仙遊山青詞云既不敢矯激而近名亦不敢低回而徇利惟厚集精誠庶幾於感悟而密陳忠益冀見之施行奏篇既出或疑其激烈不及前時公笑曰吾老矣豈更効後生求聲名直須純意國事期於有濟耳然至於啟沃經帷彌縫廟論則外廷固

有不及知者乙卯際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再辭不允韞韞韞人遣王檄來通問公言不可

恃此緩於修備十月乙亥進讀大學章句從公請也上曰自此望卿啟迪毋或有隱又問韞使來聞外議頗紛公奏兵交使在其間今或欲卻絕或欲拘留皆不可行但當以禮遣之萬一露遂和之意却不可信已卯進讀知至而後章意誠章公奏非待知至方誠其意大孝必以知為首者須不然見天下之理此為善

此為惡此為正此為邪則私意邪念自不敢
發願陛下自今對儒臣論經史與大臣議政
事若省閱章奏之際聖意有所未安不妨反
覆論難考究須見得義理分曉可否利害明
白方是格物方能致知上大悅曰卿所進衍
義便就今日進讀公念進本已入禁中而經
筵無別本即以未辦為對俄有內侍捧進本第
一第二帙而前上曰已在此矣公再拜謝時
以此司馬公自讀通鑑云既展卷讀畢上問

楮價日低皆是監司郡守不留意公奏物少
則貴多則賤少減印造可也恐有以嚴刑峻
法為言者切不可用上欣然聽納王檄言其
國欲和公謂和之一字易於溺人遠則宣和
近則金虜皆殷鑒也檄離窮廬已久所得鞞
酋之語在吾國未進兵之前我既進兵彼豈
復更守前說自古未有受人之兵而不報者
檄與劉溥鄒伸之諸材人之語無不澀合惟其

此為惡此為正此為邪則私意邪念自不敢
發願陛下自今對儒臣論經史與大臣議政
事若省閱章奏之際聖意有所未安不妨反
覆論難考究須見得義理分曉可否利害明
白方是格物方能致知上大悅曰卿所進衍
義便就今日進讀公念進本已入禁中而經
筵無別本即以未辦為對俄有內侍捧進本第
一第二帙而前上曰已在此矣公再拜謝時
以此司馬公自讀通鑑云既展卷讀畢上問

楮價日低皆是監司郡守不留意公奏物少
則貴多則賤少減印造可也恐有以嚴刑峻
法為言者切不可用上欣然聽納王檝言其
國欲和公謂和之一字易於溺人遠則宣和
近則金虜皆殷鑒也檝離窮廬已久所得韞
酋之語在吾國未進兵之前我既進兵彼豈
復更守前說自古未有受人之兵而不報者
檝與劉溥鄒伸之諸材人之語無不涅槃惟其
間有云韃相移刺楚魯上平南之策與王議

窺江南凡此却似實語願朝廷於其語之涉
虛者勿遽輕信於其語之近實者深念而亟
圖之時邊臣尚欲深入公言是以前日之敗
為未足而又求敗也又欲羈縻泗宿漣海壽
亳蔡息唐鄧諸郡公言新復之疆如的然可
守尚恐虜由他道擣吾腹心雖能塊守數城
無裨於敗况未必可守乎又言淮西退師喪
失最多蒙蔽不言宜早覈實填補甲申進讀

明德新民二條因及顧諟二字古注謂常目
在之朱熹深取其說陛下若知天無時不鑒
觀人君雖欲一事不敬一念之邪自不得而
入又言陛下初懲賊吏戒苞苴一時悚動未
幾又復玩弛未能作新士大夫何以新民韃
使久留公進吳越故事以諷略曰言辭之甘
藏鋒刃於飴蜜也禮貌之卑設機穽於康莊
也歛兵遠去鷲鳥將擊之形也委地不爭芳
餌致魚之術也上曰此說極是十一月癸卯

不合又云李寔韃酋^{獻策}勸其先謀犯蜀順流下
窺江南凡此却似實語願朝廷於其語之涉
虛者勿遽輕信於其語之近實者深念而亟
圖之時邊臣尚欲深入公言是以前日之敗
為未足而又求敗也又欲羈縻泗宿漣海壽
亳蔡息唐鄧諸郡公言新復之疆如的然可
守尚恐虜由他道擣吾腹心雖能塊守數城
無裨於敗况未必可守乎又言淮西退師喪
失最多蒙蔽不言宜早覈實填補甲申進讀

明德新民二條因及顧諟二字古注謂常目
在之朱熹深取其說陛下若知天無時不鑒
觀人君雖欲一事不敬一念之邪自不得而
入又言陛下初懲賊吏戒苞苴一時悚動未
幾又復玩弛未能作新士大夫何以新民韃
使久留公進吳越故事以諷略曰言辭之甘
藏鋒刃於飴蜜也禮貌之卑設機穽於康莊
也歛兵遠去驚鳥將擊之形也委地不爭芳
餌致魚之術也上曰此說極是十一月癸卯

誠章疑誠意章

誠章引詩人稱文王之德不顯

進讀格物致知章言前日輕舉止見得理之一偏此物未格知未至之故也今若一向退沮自安又墮一偏須知前日不合輕敵今亦亦臨無射亦保漢成帝臨朝若神其在宮中則湛于酒色委政外家惟陛下法文王而鑒成帝焉辛亥進讀忿懣章引朱氏語上曰如此須如槁木死灰可也公曰不然聖人不能無喜怒哀樂但要因事而發不可先有此橫

在胸中若都無此四者則此心遂為無用之

物釋老之學也論衛莊公唐明皇事曰莊公

誅賢能而昵嬖人明皇遠正后而昵艷妃卒

召禍亂願以二君為鑒上亦無忤色癸丑進

讀修身在正其心章曰前王音有槁木死灰

鑑明疑
亦鏡明

問臣退思之心當如明鏡止水不當槁木

死灰鑑明水止雖靜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

體中藏用人心之妙正如此若槁木不可生

死灰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矣心者所以具

進讀格物致知章言前日輕舉止見得理之一偏此物未格知未至之故也今若一向退沮自安又墮一偏須知前日不合輕敵今亦不可畏敵論誠章引詩人稱文王之德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漢成帝臨朝若神其在宮中則湛于酒色委政外家惟陛下法文王而鑒成帝焉辛亥進讀忿憤章引朱氏語上曰如此須如槁木死灰可也公曰不然聖人不能無喜怒哀樂但要因事而發不可先有此橫

在胸中若都無此四者則此心遂為無用之

物疏釋老之學也論衛莊公唐明皇事曰莊公

誅賢能而昵嬖人明皇遠正后而昵艷妃卒

召禍亂願以二君為鑒上亦無忤色癸丑進

讀修身在正其心章曰前王音有槁木死灰

之問臣退思之心當如明鏡止水不當槁木

死灰鑑明水止雖靜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

體中藏用人心之妙正如此若槁木不可生

死灰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矣心者所以具

衆理應萬事委之無用可乎論繼絕世公條
陳古今甚悉未引漢宣帝封昌邑王賀詔曰
骨肉之恩折而不殊言雖有離折而無可絕
之道臣恐同姓近親豈無絕世而不祀者惟
陛下訪問為置後焉已未兼修國史實錄院
修撰王戎進讀因言兵興之後三陲戍守方
嚴當此大冬隆烈之時窮閭委巷有飢凍切
膚之慘極邊絕塞有風沙眯目之悲願擇良
吏賢將以拊綏之癸亥以已見求對言韓人

讎戒之深其思報也必力舉兵愈緩則其為
計愈工我方創艾前事幸其真有愛戒之情
豈不誤哉願自強以立國毋自沮以畏敵又
言王檄挾金使例冊自隨小使敢爾他日使
介果至何以待之又聞檄求金翠以媚其妻
妾若從所請何異故相以侈服遺送全之妻
而異其得不叛也上笑曰此舉極未是又奏
乞用藝祖孝宗閱武故事以作士氣及遘東
朝士通明詳練者數人分治邊事凡三邊山

川險要將帥能否士卒衆寡糧儲虛實各令
討論廟堂擇而行焉因言先朝內帑專佐軍
費近臺臣李鳴復即官鄭寅各論此事乞行
其言置局考覈為犒師之備十一月丁丑進
讀畢乞御宸翰諭邊臣飭備因言神宗留意
邊事夜御燈火作書賜邊臣上曰高宗孝宗
亦如此公奏孝宗於民事亦然臣歷數郡皆
有孝宗親筆石刻或問麥禾或問曾無雨雪
或問街市有無遺棄嬰兒孝宗一念止在生

靈故勤勤訪問願陛下以為法辛卯進讀大
學末章引董仲舒之言曰皇皇求仁義大夫
之意也皇皇求財利庶人之意也易負且乘
致寇至乘車君子之事也負擔小人之事也
居君子之位而為小人之行故相彌遠是也
位冠百司而鬻賣朝廷之官爵貴極人臣而
攘奪乎民之貲產貪風扇於上汙俗成於下
舉世之人皆趨于利平居則欺君以自售張
禹孔光之於漢是也有難則賣國以自全華

歌陳群之附魏張文蔚楊涉輩之從梁是也
甚者不奪不饜如莽操之所為故大學於末
章明義利之分孟子於首篇嚴義利之辨惟
明主在上亟思有以返之又奏已見論致壽
之道五一無逸則壽二親賢則壽三以孝奉
先則壽五有德則壽末言仙經萬卷不如誦
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
時近天基節故公有此疏二年元日太史占
風有兵起之兆公言襄黃昇楊制閩曩隙浸

五義四

萌此大可慮宜勉以廉藺李郭之事又言河
北州郡非北兵北將不可宜抽回南兵厥後
邳徐諸郡失守唐鄧亦繼叛卒如公言丙辰
進讀奏已見言風起乾位月犯太白皆為兵
象王嘉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夫無不敬思
無邪陛下筆之宥生者一作坐也若敬焉而有以害
之正言而有泪之雖玉音時發於口金書日
接於目非實也用人聽言陛下嘗詔之百辟
者也若禮之而所緼不及究容之而所陳不

盡施雖夔龍日接于庭鳳凰之鳴日聞于耳
非實也惟陛下本之心修之身推之於事無
一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具觀美者又乞命兩
制近臣或兩省都司官二三人看端平以來
奏議掇其要語各從其類凡關於君德帝學
者進入禁中關於朝政邊防者送三省密院
繼今臣下章奏悉用此法陛下與大臣擇焉
上嘉獎又曰近觀卿所上致壽劄子可見愛
君與張九齡同意又曰士大夫少任責者公

曰亦是不曾分委之以事又問有稱職者否
奏曰詞臣中惟臣衰退如趙汝談洪咨夔吳
泳皆稱職又臺諫亦多稱職上曰卿真心體
國朕所嘉獎又曰煩卿典領文闈新宿弊收
實才公巽謝又曰科舉之弊極矣如傳義挾
書不可不革又曰致君澤民卿之素志候典
舉畢當大用卿欲退上留者三既歸得旨宣
諭卿所論張九齡事甚契朕心今以御書九
齡進金鏡事一軸賜卿公奉表謝已未差知

禮部貢舉公先有劄子論文弊乞專以醇正
質直取士其涉諛恠者黜之是歲場屋始嚴
空疎不學者多望風而去挾書絕少公旦起
必焚香禱天願得忠良平實之士豪傑俊異
之才考校必合論策以觀器識其間有風切
時賢者公批其卷云諸賢當為法受素責向時
知舉皆先立己見定高下去取惟公使參詳
各徐自伸其見然後徐蔽以議論之公所
取多老成實學困於名場者拆號同洪侍郎

咨夔王殿院遂奏事乞於科舉之外訪求遺
逸三月戊戌感疾謁告乙巳除參知政事同
提舉編修勅令經武略要再辭免不允詔云
漢御史大夫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
瘳果然後遂至相朕之賢卿甚于宣帝之德
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間
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乞祠御筆再給
一月己丑三乞祠辛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
萬壽觀兼侍讀辭不允五月甲午疾亟乞謝

禮部貢舉公先有劄子論文弊乞專以醇正
質直取士其涉諛恠者黜之是歲場屋始嚴
空疎不學者多望風而去挾書絕少公旦起
必焚香禱天願得忠良平實之士豪傑俊異
之才考校必合論策以觀器識其間有風切
時賢者公批其卷云諸賢當為法受責向時
知舉皆先立己見定高下去取惟公使參詳
點檢各自伸其見然後徐徐蔽以議論之公所
取多老成實學困於名場者折號同洪侍郎

咨夔王殿院遂奏事乞於科舉之外訪求遺
逸三月戊戌感疾謁告乙巳除參知政事同
提舉編修勅令經武略要再辭免不允詔云
漢御史大夫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
瘳果然後遂至相朕之賢卿甚于宣帝之德
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間
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乞祠御筆再給
一月己丑三乞祠辛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
萬壽觀兼侍讀辭不允五月甲午疾亟乞謝

事自中大夫轉一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是
夕薨年五十八公氣體素強然平日勤勞不
能自逸非窮理著書即憂念世事晚守泉福
劬悴滋甚觸暑趨召道中刊修行義雖閉戶
服藥舉筆流汗不以為疲禮闈考閱數覺頭
旋初不經意出院賓客雲集新進士來謁人
人與為禮得疾之日猶對客至暮二鼓後風
眩忽作病中猶夢與鄭左司寅論楮幣既而
少愈延講官徐君清叟至卧内令於上前求

去上固留之且屢對大臣講讀官問公疾今
何如憂見玉色丞相數遣人諭上旨公感上
眷遇故不敢決去每指心言曰天知此心無
一點富貴之念屬疾兩月日常冠帶起坐易
簣猶神爽不亂遺表聞贈銀青光祿大夫上
震悼輟朝士大夫無親疎遠近莫不相吊都
人徃徃失聲痛惜如元祐之喪涑水公也喪
歸八月壬寅葬于縣南十五里珠林配建安
郡夫人楊氏太中大夫圭之女公方卅角太

中公竒其風骨許以夫人歸焉翁壻恩義甚
薦後同擢第夫人尤賢先公二十四年卒子
志道承事郎新監南劍州稅務孫某公內行
卓至於倫紀最隆奏薦先弟後子弟德林猶
子似道履道皆公所任也自豫章歸未有居
室先築精舍以奉先塋作睦亭自記之曰凡
人所為薄於宗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本一
也誠知其所出之本一則雖由衰焉而功由
功焉而總由總焉而至于無服之親譬之巨

木百圍枝葉雖疎而根幹則一豈容以異觀
哉事廢姊廩孤甥里中老病之絕待公舉爨
者常數十人律已清苦雖貴無餘貲自長沙
歸始有粵山新居又越數年廳廊乃具學易
齋共極堂俱卑朴無華飾負郭薄產皆出堂
捧賜後出藩入從無所增益常以廉儉誨子
作楮衾銘焉公少以文詞獨行中朝所草大
詔令溫厚爾雅尤為樸公鑰賞重立螭以後
言議出處動關世道諫書傳四夷名節暴當

當世三十年間天下莫不以為社稷之蓋臣
道德之宿老故於其為學士也惟恐其不秉
政既得政惟恐其不久於位皆曰道之將行
斯世之欲平治矣而天遽奪之嗚虜悲夫公
博極群書而積勤不已望臨一代而執謙愈
甚聞人之善忻悅獎譽自以為不及也聞人
不善顰蹙嘆息猶冀其能改也故君子宗之
小人亦信伏焉常以窮理致用四字勉學者
苟有新第者請益公曰讀好書做好人而已

每謂其徒曰一生短千載長不欠名位止欠
德業公之業學本於誠敬因孟子夜氣之作
而知旦晝所為其本在夜故操存之功於夜
尤嚴必齋必肅如臨君師作夜氣箴焉中年
猶謂戒謹恐懼之意多而優游泮奭之意少
乙酉退閑探道專一始覺清通和樂八牕玲
瓏嘗曰天壤之間橫陳錯布無非至理雖有
道者不待窺牖而燦然畢睹然自學者言之
則見山而悟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

接乎吾前則天道至教亦昭々焉可睹也晚
集聖賢之語為心而發者曰心經作贊焉略
曰意必之萌雲捲席徹子諒之生春噓物茁
蓋公之所造至是深遠矣其記矩堂之言曰
始吾患隸於己者之不忠也故立朝不敢不
以父事君各善各君患長人者之不仁也故居官不
敢不以子視吾民嘗以掾屬事臺府矣其情
不吾察吾患為長吏必思所以通下情
嘗以鑒司監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

雖帥一道而於使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
公府吾嘗不平之故於其所寓不敢以毫髮
干焉大家而侵細民吾嘗不直之故於鄉黨
鄰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公之直
內以方外如此自出身事主忠國愛民纏綿
固結不以進退易慮每謂近代名卿如了翁
梁溪皆以得喪榮辱為虛幻而以濟時及物
為真實自泉而福則恨不得盡力以謝泉人
自福造朝又恨未有以及一路天子將舉國

以聽之矣而公則曰諫行言聽雖為從可也
忘身徇國終始如一非至誠而能若是乎公
生後於朱文公而自謂受先生罔極之賜資
深守固異說不能入晚歲論文尤尚義理本
教化於古今之作視其格言名論多者取焉
若徒華藻而於義無所當不錄也所著書外
有西山甲集若干卷對越若干卷翰林詞草
二卷其政事則有江東救荒錄若干卷清源
雜志若干卷星沙雜志若干卷公既薨上思

之不置御筆令有司議謚以聞於是志道次
年譜來曰治命也子必毋辭乃剔其關係當
世安危治亂之大者著於篇上之太常若夫
公之嘉言懿行善政遺愛蓋有不勝書者門
人高第^第散在四方者各有記載云謹狀
端平二年十月日門人朝散郎樞密院編
修官兼權侍右郎官劉克莊狀

俊村居士集卷第五十

十月十三日通校畢



書